

## 在湖湘的春天里



## 沅水古村

张薰洲

沅溪县武溪镇武水与沅水相汇处，有一座美丽而古老的洲岛，它四面环水，形如一头巨鲸静卧水中，这便是我的家乡沅水古村——五里洲。

五里洲距沅溪县城9公里，常吉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它小巧玲珑，面积约1平方公里，南北长约2.5公里，故而得名。

五里洲的历史可上溯至南宋。五里洲旧称武口洲，据清《沅溪县志》记载，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江西安福进士王庭珪，因反对秦桧，被流放沅溪，寓居武口洲达十年之久。县令辟建书馆，名东湖书院，王庭珪自称“卢溪先生”，在此教书课徒，著书立说，撰有《王卢溪文集》，受到人们的尊敬。

五里洲被沅水和武水环抱，曾是沅水流域最为富饶的洲岛，被人们唤作“金子洲”。它古木参天，绿树成荫，河边青草茵茵；它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一派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它土地肥沃，土质含沙疏松，田地平坦，开阔向阳，尤其适宜种植蔬菜、栽培果木。

20世纪70年代初，我约莫七八岁的年纪。那时，村中间有一条5米宽的机耕路贯通全洲，道路两旁高大笔挺的杨树直插云霄，树旁是用竹篱笆围就的菜地和屋舍，还有连绵成片的稻田。洲上一排排三间的木屋鳞次栉比，由这些高墙院落构成的古巷既狭长又幽深，一直通往河边码头。五里洲村共有四座古码头，码头呈马蹄形，均由红砂石垒砌而成，除渡口码头濒临武水外，其余几座码头均从河堤延伸至沅江，与河滩相衔接，河滩铺满了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更映衬出老码头的气派。

那时，五里洲江畔千帆竞放、木排撞橹声欸乃。大多数时候沅水清澈透亮，宛如碧玉，可见鱼儿在水中遨游，且不时传来鱼儿“泼刺”的跳跃声。若是遇上久雨不晴天气，大河（沅水）、小河（武水）同时上涨，洪水来势汹汹、漫过河堤，河流泥沙俱下浑浊湍急。倘若大河洪水猛涨，浊浪排空，而小河则波澜不惊，清幽安然，抑或反之，沅水与武水交汇处，便会出现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一边呈锈红色，一边呈翠绿色，这便是“沅溪八景”之一的“武水拖蓝”奇观。

五里洲地灵人杰。记得在我少年时代，洲上有位名叫胡光荣的老人气质洒脱、非同凡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70岁出头、中等身材、长着瓜子脸、蓄山羊胡、戴一副眼镜、花白的头发后翻，神情泰然自若，走路潇洒有力。

几十年后，我偶然从一本介绍沅溪县革命老区发展历史的书中得知，胡爷爷自幼拜师习武、学中医。1925年，他领导沅溪县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35年6月，胡光荣和沅溪党组织在红二、六军团支援配合下，建立以南一区（今浦市镇）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1949年，胡光荣随刘邓大军南下回沅溪，在沅溪县人民政府工作。1961年他因身体原因离休，享受正县级待遇。离休后胡光荣回归桑梓，定居五里洲。

五里洲张家村还有一位昔日的风云人物——沅溪县第一位女民兵营长胡大凤。如今，她虽年逾八旬，但风采犹存。提起往事，大凤姐一脸淡然。

20世纪90年代初，受沅水下游五强溪水电站关闸蓄水影响，五里洲水位升高。五里洲属于库区移民村，部分村民搬迁。1993年，沅溪县政府出资修建五里洲大桥，拉通了五里洲与沅溪新城白沙和武溪老城之间的联系。从1994年到1996年，五里洲村连续三年遭受洪灾，洲尾地势较低的几个小组被洪水淹没。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人员抗洪救灾。洪灾过后，五里洲毁损严重。遵照政府安排，五里洲一部分村民住地势相对较高的洲中和洲头搬迁，一部分村民迁移至河对面天门溪村的半山腰上。

如今，历经沧桑的五里洲又充满了勃勃生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我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发现以前的老木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宽敞明亮的砖房和高耸的小洋楼，一条可供汽车行驶的水泥大道连接洲头和洲尾。放眼望去，田间是成片的半圆形蔬菜大棚，棚内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而我发蒙读书、生活居住过的五里洲小学已搬迁至河对岸，在株洲市的对口帮扶下，已建设成为颇具规模、现代化的武溪镇第二小学。

据五里洲村支书介绍，全村有耕地1300余亩，种植蔬菜大棚729个，两季蔬菜种植毛收入8000元/棚。以前五里洲村是贫困村，依托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于2016年已经实现整村脱贫。现在五里洲是远近闻名的蔬菜大村，更是省、州的“放心菜基地”。五里洲村的蔬菜供不应求，畅销到州府吉首，沅溪县城及周边地区，形成了从种植到销售一条龙产业链。五里洲村除以蔬菜种植为主导产业外，还栽培零星果树，种植芋头、芦笋、草莓，是种花育苗基地。五里洲村光伏发电建于2020年；2022年，五里洲村又成立了立旋劳务公司和立旋家政服务子公司，通过这些新增的村集体项目，2023年五里洲村集体经济突破了100万元。

相信五里洲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洞庭湖。

通讯员 摄

刘静

韩愈一生六次辗转于湖湘，湖湘大地承载了他被贬时的失落，也见证了他获擢升时的欢喜。在这里，冬去春来，他紧贴着湖湘大地，捧出了赤子之心，奏响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撞击的壮歌，留下了风华的春天。

—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任监察御史。此时关中旱，饿殍满地，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百官亦迫于皇亲权贵的威势，无人敢言。面对灾情，韩愈心急如焚，毅然进表上疏，为民请命。可此次上疏反遭权贵谗害，体恤民生的韩愈被唐德宗远贬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

那年寒冬，三十五岁的韩愈在凄寒里启程赴任阳山。第二年春天途经汨罗江，此时，他回忆起九岁时随长兄南下，辗转于湖湘，第一次跨过一望无际的洞庭湖。两年后，长兄在韶州去世，他又跟随嫂子郑氏扶柩北归故里，重经洞庭湖。浩瀚无际的湖泊，在韩愈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

时隔二十四载，历经沉浮，第三次来到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大地。韩愈特意来到屈原当年的流放地，心绪颇不平静。他看不见汨罗江的万顷碧波与水光潋滟，只闻两岸猿声愁怨不断，像极了他此时此刻的愤愤不平。欲寻屈原遗迹却不可得，祭奠之物竟无处安放；“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湘中》）。时隔千余年，那劝说屈原的渔父仿佛至今仍泛舟江面，叩舷而歌。

离开汨罗，韩愈一路南下，行至郴州永兴。一日忽遇雨，泊舟于便江边一巨型天然坦洞，感慨于此览展幽邃的临水石穴，便于坦洞一处石壁上，挥笔写下“昌黎经此”四字，遒劲有力，气势雄伟。后人摹刻于壁，在湖湘大地的千里烟波中，永存了一代文宗的心迹。

一路走走停停，韩愈的心在湖湘大地之上日渐沉静。行至阳山时，他开始反思半生坎坷的原因，进一步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对自己的“游、言、行、好恶、喜

知名”五方面提出规诫，这大概既是一种反省，亦是宦海沉浮的不屈与坚守。

二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德宗驾崩，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调任湖北江陵府法曹参军。他再次穿越湖湘，辗转北上。这六七十天，或许是韩愈一生中最为清闲自在的时光，他访郴州，探耒阳，客衡州，谒星沙，游洞庭。

郴之为州，在岭之上，古道悠远，山奇水秀。春夜，漠漠轻烟，春水涨漫，河沙可数，水波无摇，正是叉鱼的好时令。叉鱼的人争先恐后，语声喧腾，船工都喜滋滋地唱起了渔谣。韩愈酬唱吟诗之际不禁吁道：“叉鱼春岸阔，此兴在中宵。大炬然如昼，长船缚似桥……”（《叉鱼招张功曹（署）》）。

杜甫去世的那年，韩愈才两岁。但是诗圣的至性真情，仁爱广博之胸怀和忧国忧民之大爱，让韩愈对杜甫推崇备至。离开郴州后，韩愈客泊耒阳，寻到杜甫墓前。苍松翠柏下，杜甫那深挚崇高的爱国之情，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一点一点拨动着他那蓬勃跳动的心弦：“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烟雾，路人溪村数百……”（《题杜工部坟》）。哪怕历经半世坎坷，韩愈如同当年的诗圣一般，不曾消磨其诗歌与文章创作之笃志，亦将生命托付给诗歌，推己及人，悲天悯人，仁民爱物，彰显着乱世志士的胸怀和境界。

沿着耒河继续北上，前方不远处就是衡山。衡山为南天之雄，云封雾绕，高不可攀；衡岳神封司天王，为众山之尊，韩愈去探寻心目中的南岳。“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也许这一刻，韩愈走过了那些迷茫彷徨的时刻，更加坚定了前行的路。

坐船进湘江，前方便是长沙罗洋山。罗洋山，方圆数里，丘岗起伏，东面受浏阳河水切割，悬崖壁立，遍山森林覆盖，郁郁葱葱。登上山顶，韩愈眺望远方：“绕廓青山一座佳，登高满袖烂烟霞。星沙景物堪凝眺，遍地桑麻遍匝花。”（《罗洋远眺》）。星沙的山水抚慰了身心俱疲的韩

## 称呼

招呼：“刘伯，走吧。”在回县文化站的路上，他不像前面与我同行时那样有说有笑，似乎在思考什么。回到单位，他对我说：“小杨，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随他走进办公室，其实也是宿舍，一室两用，前面半间办公，后面半间住宿，一桌一椅，一床一柜，那时候的机关干部大都是这样标配。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小杨，从今以后，你再不要称我刘伯了。”我问：“为什么？这错了吗？”他说：“错倒没有错，因为我们是工作单位，你我之间是革命同事关系，所以你就不能称我刘伯。你明白了吗？”我点头。

我再次称呼他，不是“刘伯”，而是响亮地叫他“刘站长”。令我意外的是，他瞪了我一眼。我发现他那双眼睛大而亮，深而邃，从未有过的威严。他又拍了拍我的肩，对我说：“你一来一下！”

他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兼卧室，依然是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你怎么还不改啊？”我回答：“我改正了呀。我没有称呼你刘伯。”他问：“你称呼我什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称呼你刘站长呀！”他拍了一下床沿，说：“你我是平等的同事关系。你应该称呼我同志！这才是革命队伍中最正确、最亲切的称呼。”我问：“那我对你正确的称呼是金泉同志？”他说：“对呀！”我说：“论年龄、资历、辈分，我都喊不出口。”他说：“你这个伢子呀，我跟你讲来讲去，你还是没搞明白，在革命

杨远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称谓已经变得眼花缭乱，我则仍坚持或称同志，或称职务。有一条底线我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无论对谁，我从不称老板。我从骨子里讨厌老板这个称呼，觉得如果我称对方老板，不是给予对方敬重，而恰恰相反，是往低里看了。我听到别人称老板，甚至有那么一丝丝肉麻的感觉。

我曾身为办公一族，往往要打很多电话与人联系沟通。有时第一个接电话的，不一定是我要找的人。这时，我会习惯地说：您好！请某某同志接电话。很多次，我明显地听得见对方不屑的笑声，继而提起嗓门呼唤：某某同志，有同志电话找你！又隐约听见：都什么年代了，这个人还称你同志？真的不懂味。接电话的朋友说：他这人是这样，一旦习惯，就改不了了。

我的朋友没说错，我确实是习惯了。我17岁参加工作，对培养我的人，与我父亲年纪不相上下的长辈，我尊敬他们老师。而单位一把手刘金泉，一脸络腮胡，我感觉他比我父亲年纪大，加之平日里他无论对谁都是一脸笑容，在我面前不仅没有一点官架子，还对我格外亲切。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人前人后地称呼他“刘伯”。第一次听到这称呼，他先是愣了一下，很快就乐呵呵地答应了。第二次他听到这称呼，沉吟了一下，也答应了。第三次他听到这称呼，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没有应允。

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散会时我对他打

诗新韵

千万孤独  
都是文章  
(组诗)

米祖儿

柳子庙

永州的雪如期而至  
万物都被笼罩和覆盖  
寒江、孤舟、独钓，若隐若现  
伫立西山环顾，柳子的踪影大象无形  
柳子街青石板，淌着1200多年的历史  
沿愚溪而上，柳子庙眉宇高阔  
麒麟护门，屋脊盘龙  
庙堂威严，无限敬仰

踏进石砌门，三进三开的庙宇宽敞明亮  
黄蕉丹荔，山水绿，有厚德之道  
在这里没有佛像也没有经声  
我不跪拜菩萨  
我在一尊雕塑前顶礼膜拜  
眺望永州之野，八记、八景、八愚千古  
都是文章

愚溪二三里

溪水的愚，源于一个寒江独钓的人物  
得名的不止愚溪，还有永州  
“爱是溪，入二三里”  
他的愚和孤独都盛放在里面

一场江雪，寒鸦几只  
披蓑衣的人，茱萸同归  
更是一种孤独

孤独，很小，小到一粒字  
也很大——  
比《永州八记》涵盖的文学和思想还大

孤独不是他的心情，只是一个词语  
他总是在词语里行走  
他的“八愚”“都是文章”  
文章里满是乾坤



虚掩的门

夏风斜雨，柳子街人影流动  
愚溪躺在左侧，有绿树笠竹合在水上  
我们小声说话，轻轻走路

庙祠门楣高大，殷实的铜环门半开半掩  
我侧身挤了进去。门内  
悬挂的、陈设的、雕塑的、篆刻的  
都是柳宗元的风物，宜放宽眼量去读  
此刻，我是唐朝的一介书生

雨霁，我转身正要出去  
一片阳光从那扇门外斜进来  
摔在地上，以为是柳子遗落的一篇文章  
我弯下腰，伸手捡起  
历史一样的重，又轻得如他的  
永州十年

